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書經 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

疏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

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麻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
驗漢書律麻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
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
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麻明時然則改正治麻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
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
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
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
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
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
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
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
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
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
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
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
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
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
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名自來
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
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
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
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
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
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
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

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别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 疏 傳大會以示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别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疏 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厤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 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揔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揔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疏 傳生之至爲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 疏 傳沈湎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

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
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
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
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
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
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
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
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
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
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
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
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刳剔
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疏傳忠良至暴虐○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
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
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
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
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
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
商以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

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疏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己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措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欲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

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厎之履反【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郎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

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鮐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梨故鮐背之耇稱犂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況付反〔疏〕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旣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疏〕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水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息浪反長丁丈反〔疏〕傳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郎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己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卽會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旣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疏】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我治至德同。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能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

張設此於湯又有光明 疏 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篇注同 疏 勗哉至非敵。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 疏 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 疏 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亦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愼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

上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卧反疏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侮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斮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疏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痛徐音敷又普吳反疏傳痛病至及遠○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偏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欲○技其綺反褻息列反疏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勤勉不怠○孜音茲

古

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旣反

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賁音奔稱尺證反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

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 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厤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卽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刃反

疏 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

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越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疏傳師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西江

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

疏傳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卽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

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卽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

疏傳妲己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

疏傳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疏傳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疏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六反刺七亦反疏傳夫子至爲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旣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貔執夷○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爲反疏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疏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武成。○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日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冡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

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衞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

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揔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偏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毁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疏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旣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採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旣訖然後却說受命故交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旣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傳謂后至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業○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疏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

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

疏 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筐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相息亮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刃反註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四妙反徐敷妙反又四消反杵昌呂反

疏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絕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遠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

傳旅衆至距戰○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
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
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
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
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
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臼器也**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
而滅紂言與衆同
心動有
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用
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
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疏】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
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
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
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
於罪隸之官是因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横
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
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
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
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
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
以賑貧民○散西旦反【疏】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
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
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
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
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
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大**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債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疏】
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
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

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宫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疏 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揔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卽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言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鴆反治直吏反

疏 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尙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一

尙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 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 正嘉本閩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爲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又云有是字

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夵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泰後人遂誤爲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 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 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洫 宋板洫作溢按洫字

非謂不服采飾 閩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封之義也 宋板封作剝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 岳葛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 古本無故字 計當恐怖 宋板同毛本計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 毛本討作紂是也

厎天之罰 古本厎作致 與民同 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泰誓中第二 周書

王乃徇師而誓 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爲善 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竝同按說文㵣欲歠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㵣從俗作渴盧文弨按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老 古本犂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之 閩本同毛本水作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

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閩本同毛本害作善　夢者事之祥

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予有亂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秦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葢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葢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爲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爲一句仁人也爲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斮朝涉之脛古本斮作斬　剖賢人之心古本剖作刳注同　作威殺戮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纂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丗尚係原刻顧以爲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古本宋板周作劦盧文弨云劦卽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㐺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众爲衆然相沿已久此劦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挍古文尚書從字作劦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陸氏曰鉞本又作戉。按作戉是也說文云戉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挍。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

於教 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 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 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 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 閩本同毛本帥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 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 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 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戣楚謂之孑 纂傳同毛本孑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鏜云楯方言作瞂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 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据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葢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嘼尓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堯典鳥獸孳尾鳥獸毛毨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嘼爲獸斯不然矣○按作嘼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 正嘉本萬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脫也

七世之祖 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 浦鏜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

與誤 浦鏜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畫之訛與誤者或誤寫四爲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 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 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底商之罪 古本底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 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 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纂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竊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竊誤作窃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篚筐其絲帛補本作筐篚其綿帛按當作筐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筐倒字也補本之綿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舂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襃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父音甫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疏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疏洪範○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

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彝以之反疏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卽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卽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錫星歷反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欲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

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旣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旣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卽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旣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旣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旣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旣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

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小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揔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厤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信人至第叙○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叙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旣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

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
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
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
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 **炎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
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
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
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卽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
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
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
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
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
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
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者
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
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
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
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
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

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土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位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 容儀○貌本亦作顡 二曰言 詞章 三曰視 觀正○視常止反徐市止反 四曰聽 察是非 五曰思 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貌曰恭 儼恪○儼魚檢反 言曰從 是則可從 視曰明 必清審○ 聽曰聰 必微諦○諦音帝 思曰睿 必通於微○睿悅歲反馬云通也 恭作肅 心敬 從作乂 可以治 明作哲 照了○哲之舌反徐丁列反又之世反 聰作謀 所謀必成當○當丁浪反 睿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 二五至作聖○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

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言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卽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晢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聽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晢智也定本作晢則讀爲哲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卒子忽反

疏 三八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

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敎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
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
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
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
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
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
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
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
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
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
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名皆爲人用
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
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
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
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
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
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
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 所以紀四時 **二曰月** 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 紀一日 **四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 **五曰麻數** 麻數節氣之度以爲麻敬授民時

疏 四五紀至麻數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
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
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
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麻數筭日月行道
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麻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
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麻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節者歲統月
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麻數揔麻四者故歲爲始麻爲終也○傳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
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昬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昬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昬參中旦

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胄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厤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一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厤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厤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厤數不言紀者厤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爲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

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揔故云
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
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
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
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
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
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
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
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
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止○正義曰民有安中
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好呼報反下還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

疏

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
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
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
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
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
畏之如是卽爲大中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
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
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
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
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

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卽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人之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治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煢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卽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爲于僞反。

疏 人之至用咎。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

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言開闢。闢婢必反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言辯治。平平婢緜反治直吏反。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 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不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 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由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

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能治直吏反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協反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疏六三得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詁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

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蓍音尸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曰蒙蒙陰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曰驛氣洛驛不連屬○驛音亦注同屬音燭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喚反龜筮共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疏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

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
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
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
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
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將考疑事選
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舋拆形狀有五
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
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
驛不連屬落驛希䟽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爲氣連
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爲明言
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
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
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
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
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
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
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
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
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
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
肅云卜五也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
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
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
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
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以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
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

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巳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揔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以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逢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宜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内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内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内謂國内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傳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

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捴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叙美行之驗曰咎徵叙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暘音陽乾音干燠乃管反長之丈反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疏 曰雨至無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

亦然。傳雨以至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廡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卽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敘美行之驗○行下孟反 **曰肅時寒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 **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 **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敘惡

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恒雨若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
逸豫則常燠順之。豫羊庶反徐又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咎之至風若。正
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
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
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故咎皆言若
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
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
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
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
用巳也鄭云蒙見冐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瞽蒙所見冐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
四時。省息井反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
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
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
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
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
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巳
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
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
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
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

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庶民至風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名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常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

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頴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

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音之舌反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尪劣○尪烏黃反

疏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天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之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巳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天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者亦爲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尪劣○正義曰尪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所也聽聰則謀當所

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禍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分扶問反注同

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二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七古文尚書洪範第六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十一

立武庚古本庚作康注同非也　歸鎬京陸氏曰鎬本又作鄗　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宋板閩本同毛本紂作殷

洪範

問天意何由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問誤周　乃復佑助諸合其居業宋板復作得

亂陳其五行史記集解句首有是字按疏云是乃亂陳其五行似宜有是字　井陻木刊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木作水按作本與襄十五年左傳合　欲爲亂也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閩本同毛本不誤　水失其道纂傳道作性按性字是也　畀與釋詁文孫志祖云與爾雅作予　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浦鏜云繼誤繫　通人討衆宋板同毛本討作討

初一曰五行 唐石經別起一行九疇皆然 皇大至之道 案○下誤脫傳字

木可以揉曲直 史記集解作木可揉使曲直 金之氣 葛本嘉萬本閩本同毛本氣下有味字史記集解作金氣之味按金氣之味猶上言焦氣之味也鹹苦酸辛甘皆以味言不以氣言金之氣乃腥也古本味下衍之也二字 名爲人之用 閩本同毛本名作各案所改是也 百姓之求飲食也 閩本同毛本求作所與岳本合求字誤也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纂傳亦作或 臭之曰氣 宋板臭作嗅

二五事一曰貌 陸氏曰貌本亦作額 明作哲 古本作作曰誤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哲之列反字與晣同下當從日從口非○按䟽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段玉裁云說文日部晣昭晣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 所謀必成當 史記集解當作審 言乃可從 宋板乃作必按宋板是也 不乖倒也 宋板閩本同毛本倒作剌盧文弨云宋板非 哲智也 宋板嘉本閩本同毛本哲作悊 故教爲先也 宋板教作食按教字非也 若以一字爲名 纂傳字作事是也 旦觜中 盧文弨云觜下宋板有觿字而考文獨未載未知盧所據○按有觿字是也月令云仲秋之月旦觜觿中 何謂也對曰 宋板閩本同明監本也作辰毛本也下有辰字 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 案季秋下十字誤衍

民戩有道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戩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戩爾䟽義強釋作斂戩之戩此不敢改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孫志祖云煢周官大司寇䟽引作惸 皆人言曰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皆作此案浦鏜云此人言三字疑衍 謂治受以 閩本同明監本治作始毛本以改作取

于其無好德 按䟽云無好對有好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見之本經無德字至傳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蓋謂經文無好定本作無惡也 無偏無陂 陸氏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

嘗復舊也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爲
協。按頗陂皆以皮爲聲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陂與荷爲韻是陂頗同音也開元之改非但
不知義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乃大和石經悋遵開元之詔而紹興石經不遵宣和之詔
何也今惟足利古本尙作頗字又按疏云無偏私無頗曲又云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此在孔疏
元本必皆作頗後人據今本經文改之而所改又復不盡耳又按匡謬正俗卷六引無偏無陂遵
王之誼證誼字有宜音此亦本作頗而後人改之也蓋顏氏亦知古韻部分與今不同宜字可以
韻頗特未明平从通協之例故有此迂論耳其注漢書亦多類此 言當循王之正義以治民史記循集解作修 不失其常岳本宋板其作是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按漢書翟方進傳注師古引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若非熹平石經
卽唐初孔傳本如是 在位不敦平史記集解敦作端與疏異 燮和也釋詁案下詁字當作文
曰蒙曰驛孫志祖云案經文本作雺圛而傳讀爲蒙驛耳孔疏猶作雺圛且云雺聲近蒙圛卽驛也可證經文之作雺圛矣不知何時徑改經爲蒙驛沿誤至今幸疏中字多不及全改
後之學者猶可尋求是正也。按改作蒙驛在唐天寶開寶時說詳段玉裁尙書撰異 氣洛驛不連屬案洛當作落各本皆不誤此特寫者脫艹頭耳
卜五監本脫卜字按上傳卜筮之數監本數下有七字卽此經卜字之誤也 則濛是闇之義宋板同毛本濛作蒙 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宋板
細作紐 王肅云卜五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閩本同毛本一作三是也 次及卿王衆民案王
當作士形近之譌 傳動不至逢吉案逢當作遇毛本不誤 以下傳云一從三逆宋板一作二是也 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
宋本同毛本故作人屬上讀 課有一從宋板同毛本課作謀 若三占之俱主凶宋板無主字 正義曰按疏首疑脫入庶徵三字
燰以長物古本岳本宋板燰作燠按史記集解亦作燰疏云燠燰爲一故傳以燰言之是疏亦作燰
五者來備王應麟云五者史記作五是而今本史記仍作者蓋元明以來刊本之誤也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者下有是字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
下致不可通說詳尙書撰異 則衆草蕃滋廡豐也古本草下有物字史記集解有木字按疏釋經云衆草木蕃滋而豐茂則當有木字又釋注云衆草百物蕃滋廡豐

則當有百物二字滋廡二字史記集解倒謂不時失敘史記集解作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似誤惟木沴火浦鏜云水誤木釋詁文廡按浦挍是也

豐茂也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有無相刑按刑疑形字誤

君行政治史記集解無行字與疏合君行狂疾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疾作妄與疏合君行蒙闇按稽疑章之蒙與此章之蒙史記俱作霧集解引此傳蒙

闇鄭作霧闇則孔本此經亦作雺明矣或疑疏引王肅云蒙瞽蒙似此經不當作雺然古字音同皆相假借前既以雺爲濛此何妨以雺爲矇薛季宣書古文訓洪範兩雺字俱作蒙非也

此故咎皆言若者毛本故作休故字誤也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浦鏜云按疏云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

弱毛本南北二字互易交路而過宋本路作絡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折未三十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三作二任其所好而觀之而上宋板有從字能者養之以福盧文弨云

當作養以之福○按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禮法而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

矣

賦宗廟彝器酒罇按罇俗字也疏作尊傳文誤刊言爲尊之法正浦鏜云也誤正是諸侯各有分也亡案亡字似因傳文而

誤衍

尚書挍勘記卷十二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盧宣旬校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旅獒因獒而陳道義

疏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遒豪國人遣其遒豪來獻見於周耳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罪反西旅厎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厎之履反長丁丈反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正義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爲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爲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

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愛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疏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豉反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豉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

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喪息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喚反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人安。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産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從費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

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行下孟反累劣僞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刄七尺曰仞虧曲爲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聽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爲人君所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誡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誡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

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敍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鋭反圻音祈

【疏】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敍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竝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

【疏】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敍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敍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屛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敍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敍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敍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忬**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爲于僞反戚千歷反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疚反下同

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已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爲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卽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旣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

遘厲虐疾史爲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勑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卽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爲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

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録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
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
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
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
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答曰君父疾
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黙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
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
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
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傳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
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
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
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
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
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
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
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
并必政反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
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 疏 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禱告已畢即
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
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
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
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
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
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

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
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旣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
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
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旣已同吉開藏以籥見
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
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
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
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
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
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卽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
藏此書者此旣告神卽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喪蘓浪反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孺如樹反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旣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嬌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

疏 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簒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

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
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
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
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
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
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
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
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
者宜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卽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
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
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卽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
間也。傳王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
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
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
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
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
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
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
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
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穫戶郭反**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拔皮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徐始銳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

請命。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沖直忠反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遣使所吏反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

疏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

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巳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銜反視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絶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亮反注同

疏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歴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卽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敎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誥本亦作弇。

疏 大誥。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旣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難乃旦反**延洪惟我幼沖人**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僞反**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忍反**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憤**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卽命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

疏王若至卽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己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大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叉如字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瑕也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疏曰有至并吉○正義曰土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與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日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

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爲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言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逋布吾反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君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揔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之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

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卽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肆予**

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

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爲也馬云遺也**越予**

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

上下至御治事者。卬五剛反我也**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

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毖音祕

疏肆予沖至圖功。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哉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爲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旣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卽文王考卽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巳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

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相息亮反**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息井反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
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閟音秘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鬼
反忱市林反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
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
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與乃有故事
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
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
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
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
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
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
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
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
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
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
平。○傳閟慎至太平。○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
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
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
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
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
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天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

公重兵愼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旦反下爲難同 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厎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正是棄之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 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厎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

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豉反

疏 王曰嗚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君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勇反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 予永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

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毋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復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稱其本爵以名篇疏微子之命。正義曰令寫

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政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撫民以寛政救桀邪淫蕩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令聞如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

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敎訓愼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

蕃屏周室戒之〔疏〕愼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愼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愼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穎役領反穗似醉反本亦作遂**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亡〔疏〕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德。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卽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旣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

下乜○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宋板作十二

旅獒第七 周書

太保作旅獒 唐石經岳本纂傳同毛本太改作大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不發音知係太字下同 強大有政者爲遒豪 岳本遒作酋遒字誤也

西旅之長 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旅作戎與疏標目正合 故銘其楛曰 浦鏜云栝誤楛按魯語作栝

賤用物 按疏傳俗本云弗賤術弗字也謂此句賤上俗本有弗字也疏不釋經故因釋傳而并及之 所以化治生民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俗 寶賢生能 毛本生作任案所改是也

不役至人安 宋板人安作道按按疏釋經實至道接而止宋板是也自不釋經以後祇釋傳不釋經以前後各章例之疑有脫誤 惟皆正矣 毛本惟皆二字倒 遊觀從費時日 岳本從作徒從字非也形近之譌 終累大德 羣經音辨糸部云絫連也書終絫大德○按絫累古今字

金縢第八 周書

不欲人開之 古本人下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作不欲人開也與疏合 有金人叄緘其口 閩本同毛本叄作三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作叄此殆言其誤

弗豫 陸氏曰豫本又作忬按說文引作有疾不悆釋文別本作忬蓋卽悆字也 問王疾病瘳否 宋本瘳上有當字通解同 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 閩本同毛本王作上 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 宋板至作云通解同

史爲册書祝辭也 史記集解辭作祠 太子之責 各本太作大太字誤也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古本有下有所字 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古本救上有命字非也有依歸古本作有所依歸也案此依史記集解改

謂負天太子責 岳本太作大太字非也下並同 凶則爲不許我 宋板通解俱無爲字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 通解遂作逐纂傳故作而

命請之於天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令上有欲字 卽於壇所 閩本明監本通解同毛本卽作旣 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宋板與作以盧文弨云非

乃流言於國 葛本於作于下於孺子同按語助之於尚書皆作于惟堯典於變時雍此篇爲壇於南方及此兩句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各本並作於薛氏古文訓亦然蓋傳寫外錯初無義例葛本獨於此兩句仍作于又葛本之誤也

公於成王之世 宋板公上有周字 傳王叔至成王 各本王叔作叔王字誤也 三救其屬臣 宋板救作敕

禾盡偃 古本禾下有則字以意增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葛本皆誤作者命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者字 言已童幼 岳本童幼二字倒 發雷風之威 纂傳雷風二字倒 周公以成王未寤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寤作悟。按史記集解亦作寤 改過自新 史記正義句首有成王二字 盡起而築之 陸氏曰築本亦作筑字按馬鄭王皆訓築爲拾釋言云筑拾也訓拾者宜作筑孔不訓拾而別本亦作筑是築筑古葢通用。按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築筑皆非正字且馬鄭王並訓築字爲拾或漢魏時爾雅亦作築未可知也 桑果無虧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桑果作禾本按桑果言木百穀言禾若作禾木則下百穀複矣所改非是後正義同。案正義釋經禾木無虧是摠承上文故各本皆同皆不誤毛本此傳此疏因之誤改不知上下文各別也 亦如國家未道焉 宋板同岳本未作失盧文弨云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宋板是也

大誥第九　周書

大誥 陸氏曰誥本亦作弇案依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當作 陳大道以誥天下 岳本纂傳誥作告下傳順大道以誥天下岳本作告纂傳作誥

惟我幼沖人 古本惟下有累字按疏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是孔穎達所見經文無累字 就其命而言之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言作行與疏合

岳本考證云案文義行字爲長

當誅叛逆 宋板同毛本當作將 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 宋板者下空一字 六世三十 宋本六作卜是也毛本作傳亦誤

以于敉寧武圖功 古本敉作撫下敉寧王大命同○按撫卽攺字說文攺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段玉裁云 四國人賢者有十夫 古本四國人作四國之民

正而復言 毛本正作止是也 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 宋板有作友按疏意似當以有爲是 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 宋板無綏字是也

義爾邦君 古本義作誼 責其以善言之助 古本宋板之助二字倒按疏云責其無善言助己則傳當云責其無善言之助責乃責讓之義非責任之責也

哉我童子成王 案哉各本皆作故哉字誤也 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浦鏜云謂疑爲字誤 言得我之力 宋板同毛本力作功

言天美文王與周者 纂傳文作寧後並同按王氏據蘇氏說以寧王爲武王凡孔傳武王字率改爲寧王不可爲訓 人獻十夫 古本人作民 亦文王 岳本亦作言

天閟毖我成功所 錢大昕曰天閟毖我成功所傳訓毖爲愼又解之云天愼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閟愼釋詁文考釋詁本云毖愼也經旣以閟爲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尚未誤也○按下經勤毖傳解作勞愼此傳云愼勞則經當作毖勤莽誥於下云天亦惟勞我民是訓勤爲勞也

閟愼釋詁文 孫志祖云閟爾雅作毖 亦民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同作民是也盧文弨云毛作同是上言國家此方說民不應言亦民○按國家如此民亦如此故曰亦民之義

矧肯構 疏云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撿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按矧況也況益也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也段玉裁云 今不正是

棄之閩本正初亦作正後加彳毛本因改作征民養其勸不救者古岳宋板勸下有心字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浦鏜云此當比字誤

亦以不卬爲惟義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不二字倒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古本作王曰嗚呼肆告我爾庶邦冢君按哉字與漢書翟方進傳合古本分爲我二字殆非也爽邦由哲古本由作用

所以知必克者按者字疑之字之誤宜連下故字爲句君不早誅之毛本君作若案所改是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案三字誤衍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古本庚作康非也

微子作告閩本同毛本告作誥是也右抱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抱作把○案下右把茅也仍作把史記元文作把縛手於復岳本復作後復字誤也

正朔服色毛本服誤物與疏不合各本皆不誤與時皆美纂傳皆作偕放桀邪淫蕩之德古本岳本俱作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宋板無也字餘與古本同岳本考證云傳釋經不當改邪作淫又諸本湯之德下無也字辭義似未足言湯立功加流當時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言案流當作於毛本不誤

能踐湯德纂傳無言字按傳上云汝微子謂經所謂汝者指微子也此五字自爲一句纂傳與上三字連讀故刪去言字耳

曰篤不忘陸氏曰篤本又作竺是二王後爲郊祭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爲作得按纂傳作是二王後皆郊天

以蕃王室陸氏曰蕃本亦作藩以輔我一人古本輔下有成字傳唐叔至一德案德當作穗

以善禾名篇岳本宋板纂傳善作嘉告天下亡古本作布告天下亡也

尚書挍勘記卷十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

疏○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加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揔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卽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卽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旣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鎭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諡而康叔之康鄭爲國而號諡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霸普白反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

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汭如銳反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勞力報反疏

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
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卽
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
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
洛誥卽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
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
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卽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
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録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
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
○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
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揔序言之鄭以爲
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
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
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
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出當時
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卽
卿大夫及士見亦上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卽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月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
以十三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
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反下同惟乃丕顯

考文王克明德愼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愼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反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勖許玉反

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愼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漸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愼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愼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卽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愼罰也。傳天美至

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天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
汝念哉 念我所以告汝之言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
其德言以爲政教○遹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於旣反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
安治民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耇音狗 別求聞由
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疏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旣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謂武王尚行之汝旣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
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
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卽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卽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旣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
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
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
兄朂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
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
也其文三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
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
乃身敬哉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
民 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疏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名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于救反

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歎政

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
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
刵人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無或劓刵人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刵人。正義曰以
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卽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
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
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
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
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无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
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
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卽墨劓
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
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
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
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
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疏王曰外事至要囚。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
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
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
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
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眾故愛而聽之既衞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
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

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爲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心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款若管反

疏 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郎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郎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軌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

疏 凡民至弗憝○正義曰言人所愼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愼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旣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正義曰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六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音的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武軫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疏 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爲大惡猶尚爲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爲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爲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爲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爲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旣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爲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卽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忽其業卽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爲大傷父心卽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鬭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爲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摠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爲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卽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

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卽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卽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簡八反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

疏

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卽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旣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則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戛常至犯乎○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遮上

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夫耳○傳爲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疏】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擾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徐始銳反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

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殛紀力反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有欲其勸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揔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揔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言當修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忱丕則敏德 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汝念哉無我殄 無絕棄我言而不念 享明乃服命 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 高乃聽用康乂民 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

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卽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卽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疏】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往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卽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羌弗爲穆毁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竝音太**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

音祕少詩照反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僞反下同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疏王若至惟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以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皇僕爲昭皇僕生羌弗羌弗爲穆羌弗生毀揄毀揄爲昭毀揄生公飛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爲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勑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揔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

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爲罪也○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揔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 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爲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爲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二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爲國之事故揔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爲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羊亮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省悉井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王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疏 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爲君矣如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用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正養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

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揔言不可不用文王愼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揔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反下同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遐嫁反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

〔疏〕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

小民卽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旣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衞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爲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常至爲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卽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逸豫○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爲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傳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衞爲蕃衞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爲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子用反注同泆音逸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很胡懇反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工陷反下及注同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劼若八反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衞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

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疏予惟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劼固至用之。○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釋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卽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揔上自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

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 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疏 厥或至于殺。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飮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辝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愼。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飮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卽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飮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礼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揔上之辝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辝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絜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乃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疏 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愼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杍 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治 疏 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揔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

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

【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卽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卽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卽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卽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卽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卽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嵩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

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姢終相臣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監王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冤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疏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无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卽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菑側其反畎工犬反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徐許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塈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

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枉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靃同也又一郭反宇林音同疏惟曰至丹雘○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爲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乃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未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塈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雘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遙反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爲于僞反

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疏今王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揔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以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有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

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柘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卽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卽遂大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古本作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康誥第十一周書孔氏傳宋板十四作十三

康誥第十一　周書

以殷餘民封康叔 古本封上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案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　故使賢母弟主之 古本作故使其賢母弟主也與疏異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纂傳此注在序封康叔下諸本皆誤　周禮上公五百 宋板百下有里字是也　而康叔之康鄭爲國 案鄭當作猶各本皆不誤轉寫之譌耳

乃洪大誥治 陸氏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誥以治道 古本誥作告　七年制禮作樂 宋板七作六○案當作六　卽云須

度量而天下大順 宋板順作服○案明堂位作服宋本是也　目出當時之宜 毛本出作由　見亦上其勞 毛本上作三　其且猶至 宋板

同毛本且作民

故於我一二邦 葛本閩監本俱脫我字　不侮鰥夫寡婦 宋板侮下有慢字　漸以修治也 毛本漸作皆　用兵除害于

般宋板害作惡 以文王之德故也宋板德作教 既言文王明德愼罰之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古本民上有治字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古本汝作女篇內皆同

調岳本調作訓案調形近之譌 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毛本缺事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注尚書曰恫矜乃身孔安國注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蓋章懷所見孔氏尚書作矜可證瘝爲矜之俗字矣 人情大可見古本纂傳人作民 起於小古本起上有大字 所明而云行天人之

德者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案而云疑當作上云 以小人難保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保作安 我聞名遺言曰毛本名作古案所改是也

非眚陸氏曰眚本亦作省○案潛夫論作省 乃惟終自行之岳本自作身與疏合案纂傳已誤作自

惟民其畢棄咎古本無惟字 言得刑殺罪岳本罪上有人字 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案或以爲此經文似本作又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有兩又曰無煩朱子疑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之上也臣謂正義文理拙澀周公述已下十八字爲一句而下文又申明之不當疑經文有兩又曰脫其一也又曰要囚正義又重言曰

重刑之至也案疏標目及臯傳文俱無也字 爲奉土事閩本同宋板土作王毛本作上案上字是也

用其義刑義殺古文義作誼 勿庸以次汝封古本庸作用 我心我心閩本葛本同毛本下心作德是也○案葛本誤以上二字屬上句下二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盡作而 惟汝所委知也宋本同毛本委作悉案作委是 述康叔爲言

故云亦宋板亦作已案經文有已字無亦字今本誤以此已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盤庚已訓宋板盤上有於字是也 當須絕之閩本明監本無須字浦鏜云案傳當

作消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 諸本同毛本誤作熟 不友兄弟者乎 古本友作善 爲人兄 古本爲上有於字 弗友不恭 古本岳本纂傳弗作不

不能自愛其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字是也 釋親云 孫志祖云親當作訓 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 宋板同毛本若作者案山井鼎云若字似屬下句然爲未穩浦鏜云者當也字誤

及外庶子 案此四字於本節經意無當疏亦無釋疑衍文

越厥小臣外正 古本無厥字 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 閩本葛古同毛本思作忌句末古本有矣字○案思字誤也 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猶作諸 則爲酷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惟 是不明爲臣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作非案所敃是也 卽敬德忌刑 宋板卽下空三字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古本時作是 爽惟天其罰殛我 古本我上有於字 我罰汝 古本罰下有誅字 其上明聞於天 宋板同毛本其作有 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 盧文弨云之字疑衍 故曰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德下有刑字

無令有非 古本非作罪 敏爲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見下有事之速三字是也許宗彥曰浦鏜以毛本爲衍殊非

則不絕亾汝 古本作則不汝絕亾 而不念 古本作而不思念也

聽朕告汝 古本唐石經告作誥 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古本卽作則是也 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 閩本明監本世世作世亨毛本世世同殷國作享國與纂傳合 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 浦鏜云言字當在不絕下

文王弟稱穆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弟俱作第案說文有弟無第後世次弟之弟旣别從竹則此當作第將言始國在西土宋板在作於亦爲亂行
古本作而亦爲亂行也正義曰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以此衆事少正盧文弨云事當作士此妹與沬一也齊召南云疏此
段脫誤不一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脫鄉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爲殷紂之所都也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誤皇僕生
羌弗爲穆宋板閩本同毛本羌作差下同羌弗生毀榆爲昭閩本同毛本榆從才下同毀榆生公飛爲穆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飛作非下同
亞圉生組紺爲昭陳浩云組應作祖各本俱誤爲初始爲政宋板上爲字作謂言天下教命者纂傳作今言天降命者謂下羣
吏古本吏作事
惟曰我民迪小子古本我上有化字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毛本父母二字重是也所爲考行中正之德閩本明監
本同毛本考作進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宋板百作伯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宋板無有字盧文弨云疑有字當在民字上○案有疑當作其
以下然竝亦惟天據人事宋本同毛本竝作茲浦鏜云然疑云字誤○案浦說是宋板十行本以茲爲竝恐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古本徂作往能受殷王之命古本王之二字倒與疏合惟服事尊官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惟作
雖惟亞雖不爲官首毛本亞下有等字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陸氏曰泆又作逸亦作佚○案泆逸佚古竝通用庶羣自酒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天非虐民惟
民行惡自召罪古本兩民字俱作人行上有所字
人無於水監古本監作鑒下文民監大監同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古文此作之
薄違農父案羣經音辨韋部云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宋板道字在事字下山井鼎曰不可解盧文弨云服

行美事依注行美二字衍　揔土自勔毖殷獻已下宋板獻下有臣字
惟工乃湎於酒盧文弨云惟工俗本誤作百工　乃使也閩本葛本同毛本乃作辯是也　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宋板命作念是也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案傳云亦如梓人治材疏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謂傳中杍字乃古文若今字尚書本則作梓也孔疏本之劉炫其所据者古文也傳既作杍則經亦作杍可知今本經傳俱作梓與疏不合陸氏亦据古文而今本釋文大書梓字注云本亦作杍蓋爲後人竄改亦非陸氏元文也　此古杍字宋板杍作杍案杍乃古文李字借爲梓匠之梓取音同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民古本作人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古本重故字　聽訟折獄古本折作斷
傳用小臣與庶人浦鏜云疑而脫誤案傳用二字未誤與下鄭以爲對　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毛本始終二字倒
王啓監古本監作鑒下皆同　至于屬婦孫志祖云玉篇女部嫋婦人妊身也引書至于嫋婦　無令見寃枉陸氏曰寃一本作以寃○案陸氏此語未詳俟考
惟其塗塈茨案塗疏作斁下同此亦古文之見於疏者又見羣經音辨支部○案衞包改斁爲塗幸正義猶存斁字　亦須禮義然後治古岳宋板治作洽與宋本疏同　乃後成毛本乃作然　然後治宋板治作洽下後治同　乃言修治於未閩本明監本未作末案末字是　二文皆言斁
卽古塗字盧文弨云斁乃敷之訛趙佑云說文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敷丹雘孔疏蓋本此卽古塗字四字當爲疏中之注○案斁當作敷固爲有據但孔疏自据梅氏所上之本非本說文也　不是以物塗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不作揔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傳首纂傳有夾近也三字案傳例不重訓或訓于前或訓于後初無義例夾近也乃多方傳王氏移置於此不足据　萬方皆來賓

服古本岳本宋板萬作方案方方孔傳屢見後人誤以上方字爲万字之訛遂改作萬纂傳已誤夏氏曰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卽用孔傳語也 惟欲使至於萬年古本欲上有敬字無於字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古本居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 萬方皆來賓服宋板萬作方是也 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宋板於作欲山井鼎曰似不可解但井行下之所欲則稍可通○案鼎說亦不可通据疏意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是謂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也先王既然凡爲君者亦如先王用常法是謂今亦奉用爲亦先王也似當從今本作於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四終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召詩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作召誥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河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卽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卽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卽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卽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卽政後事故傳言新卽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息薦反又如字**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

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遥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

【疏】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卽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卽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卽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鄉相當猶人之相望故稱望也治厤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太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厤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卽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礼云近郊五十里礼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

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礼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旣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偏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云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 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偏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勤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錫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正義曰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

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孔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旣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

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
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
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
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
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
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
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
當憂之 **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何其柰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
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
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
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柰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
殷逼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
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
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於其後王
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自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 **夫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
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
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 疏 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

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
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
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
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
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
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
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
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九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 **天迪從子**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有**
殷 亦復觀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 **今沖**
子嗣則無遺壽耇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
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
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
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
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
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
謀以順從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
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
云面尨迴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與夏而桀滅
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
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耇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諴音咸**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嵒五咸反徐音吟

疏 嗚呼至民嵒○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嵒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 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

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 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埶或疏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殷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

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所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知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

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卽政服行敎化嗚呼王行敎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

○正義曰以此新卽政始行敎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多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説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敎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愼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戮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愼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
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酬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
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疏】上下至永命○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勸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
夏之多歷年歲勿用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
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
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
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言求
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
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
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卽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
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
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
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
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讎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
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
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
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
王多福毛能愛養小民卽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卽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作洛誥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卽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畧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疏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

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胥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疏 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于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曰下文揔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顏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旣

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

疏

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其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於成王復疑公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肩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令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常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混反

疏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序有大功者則刻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於初卽教之乃汝新始卽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旣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卽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旣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卽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卽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

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令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敎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敎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敎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敎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愼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卽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欿欿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誠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卽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官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

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承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

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
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亹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
○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
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旣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旣歸政則身當
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
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
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
弟是教農人以義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
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荅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
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敎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
皆音魚據反**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 王若至毖祀。○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
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
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
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
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
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
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
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傳
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

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有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衞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疏 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周命正。公後公當留佑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敉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反注同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 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

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佑我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旣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
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旣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
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祀樂未能彰明也祀旣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
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
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
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
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
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
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
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
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
○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
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
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

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祗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令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

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疏 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遠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禮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所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命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禮釋詁云禮敬也是明禮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禮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禮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皡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禮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

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牲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大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命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揔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

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大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淸廟中央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之室淸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厭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揔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宋板作十四

召誥第十四　周書

然鼎之上案鼎上疑有一字

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古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告作至非也作告正與疏合許宗彥曰曲禮正義引亦作告

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顧炎武曰攻石經誤作公。案今石經作攻顧說非也　月當日衝光照宋板光上有日字案宋本是也

必先正望朔纂傳望朔二字倒是也

周祀后稷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案皆誤也祀當作祖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古本拜上有敎字案敎字依孔傳增也　衆殷皆勸樂勸事宋板勸樂作歡樂閩本勸並作勸毛本上勸改歡下勸改勸案所改是也

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毛本立作位是也　則是三月十三日也毛本十三作十二是也　是帝稷各

用一牛宋本一牛二字倒　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毛本賦下斂功二字互易　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宋板卽上復有方伯二字案宋本是也

歎皇天改其大子岳本纂傳大改作太下同葛本此句誤作天下亦作太閩監此亦誤作天下作大毛氏曰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正義曰釋詁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今監本作太子而顧命注將正大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爾與國及建本皆作太誤　言紂雖爲天所大子案下文元子哉傳云大爲天所子與此不同疑皆有誤疏亦無所發明　無道尤改之毛本尤作猶是也閩本葛本並誤下同　故以爲言也宋板故作詁是也　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宋板及作乃　殘暴在下纂傳在下作其民　夫尤人人毛本尤作猶是也

面稽天若古本面上有禽字案禽乃禽字之譌卽古文禹字也與傳合　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岳本美道成也作而美道成宋板亦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宋板而下無爲字　配大天而爲治宋板大作上案大字誤　則不訓自也浦鏜云自疑用字之誤

王先服殷御事古本殷上有ナ字山井鼎曰古文有字作ナ乃左字也此古本傳寫之訛○案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古本介作迩山井鼎

曰迩卽邇字考傳文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迩爲是○案作迩者古文尚書也今字尚書當作邇後誤爲介則因迩字而譌也開成石經已然常若命之不行盧文

弨改若爲苦是也或加陵殷士宋板無殷士二字非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古本下監字作鑒案下句作鑒見後漢書崔駰傳卽古本之所據言桀不謀長久古本

謀作其與合長不與長毛本不與與二字倒

雖說之其實在人岳本之下有於天二字沿革例曰雖說之三字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今案此所謂石經疑是成都石經然岳氏自述

所据書本無成都石經未知其審說之於天卽疏所云託天說之也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古本岳本宋板以作有與疏合其命者智與愚也

岳本者作有是也閩本亦誤作者惟勤修敬德宋板勤作勸是也王者當疾行敬德宋板者作其是也相夏相殷禹湯之功宋板

禹上有謂字案宋本是

王未有成命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未作未誤是上勤恤也宋本勤上有下字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宋板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公案此皆誤浦鏜按改作家是也

洛誥第十五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九古文尚書洛誥第十五周書孔氏傳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古本營上有經字周公先相宅宋板周作名案周字誤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宋板

於上有政字毛本於改作政案所改是也雖與相俱行宋板與相作相與是也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古本宋板知作如

伻來以圖案羣經音辨丂部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來告成王古本作來告於成王之案疏標起訖無之字古本妄加來教誨之言古本

岳本宋板纂傳來作求與疏合 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毛本荅言作故荅案荅言非是此篇疏文十行本多誤此其一也 於成王復述

公言 毛本於作故案所改是也 言公欲令已作允久遠 宋板作作祚案作字非也

咸秩無文 古本無作罔下無若火同案此句無字不可作罔 今王卽命曰 陸氏曰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案古人書曰曰二字其形正同但以上缺者爲曰不缺者爲日此云一音人實反則是别本不缺也蓋經師傳讀不同致經文有異孔疏音越 有大功則列大祀 古本列下有爲字與疏合

其往 古本其上有愼字案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較今本多一愼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少子愼朋黨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愼下有其字 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 毛本上功字改作記所改是也

於於初卽教之 宋本於於作宜於是也毛本作於其亦誤

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 案此事浦鏜據下疏改作所爲 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成作文誤

公曰已 古本已下有乎字 務在知人 宋板知作化是也 言欲已長久也 宋板已作以盧文弨云作以疑非 無問遠近者用來

歸王 案者字疑當作皆

不可去之 据疏似無之字或當作不可去也 而奉順天 古本下有地字 言化治 閩本葛本同毛本治作洽是也古本洽下有之字非 舉大明

德以佐助我 宋板同毛本佐作佑下我小至佐我同

使就君於周 毛本使作便案使字誤也 命正公後 毛本正作立案正字誤也 公當留佑我 宋板佑作佐與宋本注合

亦未克敉公功 古本敉作撫 言四方雖道治 古本道初作通後改作道 周洛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周下有謂字

是顧無事 案是疑當作自 文武受民之於天下 宋板民作人浦鏜云當作文武受民受之於天 我意欲置太平 宋板置作致案宋本是也 今我

繼文祖大業宋板合作令是也被人恭敬推先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已盧云毛本是

所以君上中古本岳本宋板閩本君上中作居土中是也毛本作居王中尢誤本說之岳本作故本而說之沿革例曰本說之三字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案傳文多簡疏中述傳往往增加數字以顯其意似未可據疏以改傳

萬年猒乃德唐石經古本岳本纂傳猒下有于字毛本猒作厭案有于字是也厭飫之厭說文本作猒今通作厭別作饜猒字不誤予斥成王下句並

告文武宋板予作子王下有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二十八年周公自非已意也宋板自下有言字是謂之秬

鬯酒二器宋板酒上復有鬯字釋註云宋板註作詁案註字誤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宋板潔作絜下皆同案絜正字潔俗字故本而說

之此事者案此事者三字疑有誤得還鎬京即文武宋板即下有告字是也當行不怠浦鏜云當疑常字誤

特加文武各牛閩本葛本同毛本各下有一字告曰尊周公古本葛本曰作白與疏合既受言誥之浦鏜據儀禮續通解挍云言之二字衍

特以二牛告文武宋板牛作年是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五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38
SS号=12374781
DX号=000007511710
出版日期=
出版社=